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

A FAREWELL TO ARMS

海明威作品精选
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

永别了，武器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Ernest Hemingway

韩忠华◎译



YZLI0890112483



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A
FAREWELL
TO
ARMS

海明威作品精选
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

永别了，武器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Ernest Hemingway

韩忠华◎译



YZLI0890112483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徐晓梅译;黄禄善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

(海明威作品精选)

ISBN 978-7-5354-5457-7

I. 永… II. ①欧…②徐…③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928 号

责任编辑:冯海 刘碧芳 夏帆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20.75 插页:1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9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暮夏，我们住在村子里。从房子望出去，能看到河对岸的平原，亘延至山脚。干涸的河床布满大大小小的砾石，被太阳晒得发白。河槽中还流淌着清澈的河水。一拨又一拨部队经过我们的房子，沿着大路向前开拔，一路上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上也积满了灰尘。那一年，树叶落得很早。我们看到部队沿着大路行进，所到之处尘土飞扬。微风吹过，落叶飘零，士兵们继续前进。他们走后，大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满地落叶。

平原上土地肥沃，种了各种庄稼，还有许多果园。平原那边是褐色的荒山。山里时有战争，夜间我们能看到炮火发射的闪光，在黑暗中就像夏夜的闪电。只是夜凉如水，没有暴雨将至的感觉。

在黑暗中，有时候我们听到窗户底下部队在行进，机车拖着枪炮隆隆驶过。夜间行军的部队不少，大批骡子驮着弹药盒，架在鞍的两侧；灰色的卡车载着士兵，还有其它盖着帆布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在队列里缓慢吃力地前进。大口径的炮白天已经用拖拉机运过去了，长长的炮筒上覆盖着绿色的树枝，枝枝蔓蔓地堆在拖拉机上。极目北望，越过山谷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栗树林，树林后面，河的这一边，还有一座山。这座山也是战火争夺之地，可战况不利。秋天雨季到来的时候，栗子树的树叶纷纷飘落，树枝变得光秃秃的，树干也由于雨水的冲刷变得乌黑。葡萄园里一片荒枝残蔓，整个乡下都笼罩在秋天的阴湿、萧瑟和死寂中。河上时有薄雾，山上乌云压顶，卡车驶过溅起不少泥水，士兵们的

斗篷都湿透了，上面满是泥污。他们的步枪也被淋湿了，腰带前面还挂着两个皮制的弹药盒。灰色皮制的弹药盒里面沉甸甸地装满了一排排细长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从斗篷下面鼓囊囊地顶出来，走在路上好似身怀六甲的女人。

不时有灰色的小汽车从路上疾驰而过，通常前排坐着司机和一名军官，后排也坐着好几名军官。小汽车驶过时泥浆四溅，比运货车还要糟糕。要是后排座位上有一名军官身材矮小，恰巧左右两边坐的人又都是中等身材，那么除了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你压根儿看不到他的脸。要是车开得非常快，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国王^①。他住在乌迪内^②，几乎每天沿这条路出来视察战况，然而局势却非常不妙。

冬天刚刚来临，雨就无休止地在下，霍乱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① 意大利当时的国王是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00—1947）。

② 乌迪内系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当时意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第二章

接下来的一年，捷报频传。山谷后面的那座山和栗树坡都被攻下；越过平原，南边的高原屡战屡捷。八月份我们渡过河，住在戈里齐亚镇的一所浓荫深宅里。宅子里有一座喷泉，花园周围是围墙，墙里面覆满了紫藤。眼下战事转移到那边山上，离我们不到一英里。小镇很不错，我们住的宅子也令人十分惬意，河水从我们屋后潺潺流过。拿下这个小镇时，那一仗打得真是漂亮。可那边的几座山就没有这么容易攻下了。有时我非常庆幸的是，除了军事上的些许破坏外，奥军并没有轰炸或者摧毁这座镇子。看上去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他们还想再回来。大家在镇上继续过日子。沿着巷子往前走，你会看到医院、咖啡馆、矗立的大炮以及两家妓院。一家接待士兵，另一家接待军官。这个夏天已接近尾声，夜晚格外凉爽。镇子那边的山里时有零星战火，铁路桥上留下的弹痕斑斑驳驳，河边当初激战时炸毁的隧道残迹犹在，广场周围绿树成荫，通向广场的大道两边也都种满了树；镇子上来了妓女，国王的汽车经常驶过，现在有时能看到他的脸。他脖子很长，个子矮，长着一撮灰白的山羊胡子；除此以外，时不时地来一次轰炸，房子里的墙塌了，灰泥胶条掉落在花园里，有时飞到大街上。卡索^①前线一切进展顺利，这个秋天与我们去年呆在乡下比，大不相同。战争也改变了。

^①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发生重要战役，戈里齐亚镇就在卡索高原上。

镇子那边山上的橡树林已经砍光了。夏天我们来的时候，橡树林郁郁葱葱，而现在只剩下断枝残桩，地面被挖得不成样子。深秋的一天，我出门走到那儿，看到山头上有乌云。乌云迅速地移了过来，太阳变得暗黄无光。天地之间灰蒙蒙一片，乌云朝着山头压了过来。突然之间，我们就笼罩在风雪当中了。风卷着雪花飘舞，洒落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橡树林的残桩兀自立着，大炮上也落满了雪花。雪地中还有小路通向战壕后面的坑厕。

晚些时候，在山下镇子上那家接待军官的妓院里，我和一个朋友坐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看着窗外雪花飘落。我们面前摆着一瓶阿斯蒂葡萄酒^①和两只玻璃杯。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雪花缓缓飘落，我们都明白这一年不会再打仗了。河上游的那几座山还没有攻下来；河那边的几座山也一座都没有拿下。都是明年的事了。朋友看到我们食堂的教士从街上经过，后者正小心翼翼地在半融的积雪中蹒跚而行，于是就重重地敲了几下窗玻璃，吸引他的注意。教士抬起头看是我们，就笑了一下。朋友示意他进来坐，但他摇摇头，继续往前走。那天晚上在食堂里，我们吃的是意大利面条。大家吃饭时都满脸严肃、非常认真，要么用叉子把意大利面条高高挑起，直到上面不再有汁滴下来，然后降低叉子，把面条送进嘴里吃掉；要么不停地叉起面条，吸到嘴里。一边吃，我们还一边喝着葡萄酒。酒装在一个加仑瓶里，上面盖着草塞，挂在金属支架上。你只消用食指压低瓶颈，清澈的、略微带涩的、美妙的红葡萄酒便会倾入你这只手所持的玻璃杯中。吃完这道正餐，上尉就开始拿教士寻开心了。

教士是个年轻小伙子，动不动就脸红。他像我们大家一样穿着制服，不过灰色制服左上方的口袋上面，绣着一个深红色天鹅绒十字。上尉怕我听不懂，说着夹杂着英语的意大利语，这样我就能彻底弄清楚他的意思了。

“教士今几个会娘儿们去了。”上尉说，一边说还一边看着教士，又看看我。

^① 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阿斯蒂用麝香葡萄酿造的一种稍甜的气泡酒。

教士笑了笑，他的脸红了，不过他摇了摇头。上尉经常捉弄他。

“不是吗？”上尉问道，“今儿个我可看见教士和娘儿们在一起。”

“没有，”教士说，其他军官们饶有趣味地看着教士被捉弄。

“教士没有会娘儿们，”上尉接着说，“教士从不会娘儿们。”他向我解释道。他抓起我的酒杯倒满，一直望着我的眼睛，不过也丝毫没有放过教士的一举一动。

“教士每天晚上打飞机。”桌前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你明白吗？教士每天晚上五根对一根。”他做了个手势，哈哈大笑。教士也当他在开玩笑，没说什么。

“教皇想让奥地利人赢，”少校说，“他喜欢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①。教皇的钱都是他给的。我可是无神论者。”

“看过《黑猪》这本书吗？”中尉问道，“我给你弄一本，就是这本书动摇了我的信念。”

“那是一本下流恶心的书，”教士说，“你看了肯定不喜欢。”

“这本书非常有价值，”中尉说，“上面就讲了那些教士们。你会喜欢的。”他对我说。隔着烛光，我冲教士笑了一下，他也冲我笑了一下。“千万不要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去。”中尉说。

“所有动脑子思考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也不相信共济会^②。”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

外面有人进来，门打开那会儿，我看到雪还在下。

① 弗朗茨·约瑟夫，1848—1916年为奥匈帝国皇帝。

② 共济会成立于18世纪的英国，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及宗教色彩的兄弟会性质组织。

“下雪就不会再进攻了。”我说。

“肯定不会，”少校说。“你该去度假，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

“去阿玛菲^①，”中尉说，“我写一些明信片，你带给我家里人。他们会把你当成自家孩子一样。”

“去巴勒莫^②。”

“去卡普里岛^③。”

“我想让你去阿布鲁齐^④看看，再到卡普拉科塔我家里转转。”教士说。

“听听，他说去阿布鲁齐。那儿的雪比这里还厚。他又不想看农民。让他去那些文化中心逛逛。”

“他该去找找漂亮妞儿。我给你那不勒斯的几个地址，都是些漂亮的小妞儿——她们的妈妈在旁边陪着。哈！哈！哈！”上尉摊开手掌，跷起大拇指，其它的几根手指伸开，就好像在比划手影游戏一样。墙上映出手的影子。他又在说夹杂着英语的意大利语。“去的时候这样，”他指了指大拇指，“回来的时候就他妈蔫了。”他摸了摸小拇指。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瞧着，”上尉说道，再次摊了手掌。烛火摇曳中，墙上又映出了手影。他从翘着的大拇指开始，依次给大拇指和其它四根手指安上名字，“少尉（大拇指）、中尉（食指）、上尉（中指）、少校（无名指）、中校（小拇指）。去的时候是少尉！回来就成了准上校啦！”大家哈哈大笑。上尉的手指游戏玩得非常成功。他望着教士，嚷道，“教士每天晚上五根对一根！”又是一阵笑声。

“你得赶紧休假去。”少校说。

“我真想和你一块去，带你到处看看。”中尉说。

① 位于意大利西南部的阿玛菲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② 巴勒莫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③ 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附近一风光迷人的小岛。

④ 阿布鲁齐，意大利中东部一地区名，濒亚得里亚海。

“回来的时候带个留声机。”

“带几张好的歌剧盘。”

“要卡鲁索^①的盘。”

“别带卡鲁索的，他简直是在吼。”

“你想吼还吼不成他那样呢！”

“他就是在吼！我说他吼得太厉害了！”

“我想让你去阿布鲁齐看看。”教士说。其他人都在那里大声嚷嚷。“那儿打猎不错。你会喜欢上那儿的人。冷是冷了点，可是晴朗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上妓院去，不然关门了。”

“晚安。”我对教士说。

“晚安。”他说。

① 卡鲁索，一位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第三章

我返回前线时，我们还驻扎在那个镇子上。附近乡下运来了更多大炮，春天已经来了。田野上满目绿色，藤蔓抽出了嫩绿的枝芽，大路两旁的树上也长出了新叶，微风从海边吹来。放眼望去，小镇坐落在群山之中，依山而建，山上是一座古老的城堡，远处是起伏连绵的褐色山脉，山坡上泛出些微的绿意。镇子里的大炮更多，还有几所新建的医院。街上能碰到英国人，有时还是女的。更多的房屋被炮火炸毁了。天气暖和，洋溢着春天的味道。走过绿树掩映的小巷，和煦的阳光照在墙上，我觉得周身暖洋洋的。大家还住在原来那所宅子里。与我走的时候相比，这里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大门开着，一个士兵坐在外面的板凳上晒太阳，侧门旁边一辆救护车停在那里待命。跨进门时，我闻到一股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味道。所有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到了春天。我的目光顺着主厅门口望进去，只见少校正坐在桌前。窗户开着，阳光照进屋里。他没有看到我，我不知是该先进去汇报，还是该先上楼洗洗干净。我决定还是先上楼。

我和里纳尔迪上尉共用的房间俯瞰着院子。窗户开着，我的床铺上毯子叠得整整齐齐，东西都挂在墙上。防毒面具摆在一个椭圆形的锡罐里，和钢盔挂在一起。床脚放着我的扁行李箱。冬天的靴子擦得亮锃锃的，搁在皮箱上。而我那杆奥地利狙击步枪，蓝色的八角形枪管，精致的黑胡桃木镶边的精准枪托，则挂在两张床中间的墙上。里纳尔迪上尉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听到我进屋的动

静，他醒了过来，坐起身。

“你好！”他说，“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

我们握了握手，他搂着我吻了一下。

“呃，”我都快吐了。

“你可真脏，”他说，“得洗一洗。到哪儿去了？都干什么了？快给我讲讲。”

“到处走了走，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圣乔瓦尼、墨西拿、陶尔米纳——”

“说得真像流水账一样！有什么艳遇吗？”

“当然。”

“在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我用意大利语说。

“够了够了，给我讲最精彩的部分。”

“在米兰。”

“因为米兰是第一站嘛。哪儿碰上的？科伐咖啡店^①吗？你们上哪儿了？感觉怎么样？赶紧跟我说说。过夜了吗？”

“对呀。”

“算不了什么。现在咱们这儿也有漂亮妞了，新鲜货色，从没来过前线。”

“还真不错。”

“你不相信？今天下午就带你去看看。镇子上有漂亮的英国妞。我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有时间带你去见见。我很可能会娶她。”

“我得先洗洗，然后去汇报。现在没人干活吗？”

“你走了以后，没啥干的，尽是些黄疸、淋病、自残、肺炎、软性下疳和硬

① 米兰一家著名的咖啡店，位于斯卡拉歌剧院附近。

性下疳。每个礼拜都有人让碎石块砸伤，真正的伤员不多。下周又要开始打仗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觉得我娶巴克利小姐好吗？等打完了仗——”

“当然了。”我一边说一边往洗脸池里注满水。

“今儿几个晚上你得全告诉我，”里纳尔迪说，“现在我要接着睡了，不然去见巴克利小姐就没精神了。”

我脱下外套和衬衣，用洗脸池冰冷的水擦洗身体。当我用毛巾擦身的时候，我环顾了一下房间，望了望窗外，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紧闭双眼的里纳尔迪。他和我同岁，长得挺英俊，是从阿玛菲来的。他热爱外科医生这个行当，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好。我看着他时，他的眼睛睁开了。

“你身上有钱吗？”

“有。”

“借我五十里拉。”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纳尔迪接过钞票折起来，起都没起身，就塞进了马裤口袋。他笑着说，“我得让巴克利小姐觉得我挺有钱。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财政部长。”

“去死。”我说。

那天晚上在食堂，我坐在教士旁边。听说我没去阿布鲁齐，他很失望，好像突然受了伤害。他都给他父亲写信说我要去，而且家里人也做了准备。我也感觉糟透了，不明白自己干吗没去。我原本打算要去的。我竭力向他解释自己如何如何脱不开身。最终他明白过来了，也相信我原本真的打算要去，这才算没事了。我喝了不少葡萄酒，然后又是咖啡，又是利口酒^①。我醉意朦胧地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原本打算做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做^②。

① 自1860年以来产自意大利的一种草药利口酒。

② 参见《圣经·罗马人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不愿意的，我却做。”

我们俩一直在谈天，其他人则在争论些什么。我原本打算去阿布鲁齐的。我从来没去过那样的地方，路面冻得硬邦邦的，像生铁一样；天气清冷干燥，雪沫纷纷扬扬；雪地里野兔的踪迹；农夫们脱下帽子管你叫老爷；真是个好猎的好地方。那么好的地方我没去，反倒流连于烟雾缭绕的咖啡馆，夜夜买醉，只觉得天旋地转，非得盯着墙壁才能让自己不致跌倒；要么就喝得醉醺醺倒在床上，心里清楚一切不过如此。醒来后莫名的兴奋，不知道究竟和谁过了一夜。黑暗中整个世界亦真亦幻，游离于奇妙的兴奋中，你沉溺于此，每天晚上都糊里糊涂，醉生梦死。你确信这就是一切，一切不过如此，如此而已，你并不在乎。突然你又会非常在乎自己的感觉，有时候早晨醒过来还恋恋不舍，可是，缱绻温柔烟消云散，现实中的一切是那样尖锐、残酷和清晰。有时候会为了费用争吵，有时候依然温馨甜蜜，会共进早餐和午餐。有时候种种美好的感觉通通化为乌有，倒不如出去在街上走一走来得舒心；但往往同样的一天又开始了，接下来又是同样的晚上。我试着讲讲晚上的情况以及白天和晚上的差别。要不是白天清新寒冷，晚上肯定比白天好。我找不出差别，现在我还是找不出来。不过，要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明白的。教士没有经历过，但他相信我真的原本打算去阿布鲁齐，就是没去成。我们还是朋友，尽管志趣相异，但在很多方面品味是一样的。我不知道的东西，他总是知道，就算我学了，我也往往会忘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才明白。那会儿我们都呆在食堂，晚餐结束了，争论仍在继续。我俩停止了谈话，上尉喊道：“教士不开心。没有娘儿们，教士就不开心。”

“我挺开心的。”教士说。

“教士不开心。教士盼着奥地利人打赢呢。”上尉说。其他人都听着，教士摇了摇头。

“不是。”他说。

“教士盼着咱们不要进攻。难道不是吗？”

“不是。要是仗打起来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进攻。”

“必须进攻。要进攻了！”

教士点了点头。

“放过他吧，”少校说，“他出不了差错。”

“无论如何，他也干不了什么。”上尉说。我们都站起身来，离开了餐桌。